

名家侧影

第四辑

王安

我内心深处这种失不起家的丈夫人里很，
困然了转眼年，空车满屋，大男人心的子这种
东西，早在五十年前的稿入口中中国之时的
。男人睡，一个女人睡，男人睡是把家门头
的女人睡回来，女人睡人是找生家，寻生
家，繁衍后代。男人睡是应该睡，女人睡是
该睡来，就有男家，睡男人，女人
是不可以睡，不可以睡大的。男人睡，女
人睡大睡，女人睡大睡，这些个东西
观念，早已渗透到我的骨髓之中了。这是爱
这个东西上来的时候，是应该睡睡的，
我睡睡还是找了一位佳佳高所设的人为伴
。当然，睡觉的时候，又没睡过，反
射建。

我和妻子过日子走了远路，二十年陈指

方

李广鼎

何镇邦 李广鼎 编

名家側影

[illegible]

第四辑

名家侧影

何镇邦 李广鼎 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侧影. 第4辑/何镇邦, 李广鼎编.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4

ISBN 7-5329-1902-1

I. 名… II. ①何… ②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2858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2 插页 161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11.00 元

封面设计 张振钢

十年陈醋

[illegible]

从张熙

王安忆

程建

宇

陈

方

目 录

〔王安忆〕

- 我是一个匠人 王安忆 (3)
- 永远的雨 陈世旭 (8)
- 长看王安忆 陈 村 (22)
- 感觉安忆 陆星儿 (26)
- 她看上去那么沉稳平和 何镇邦 (35)

〔方 方〕

- 终归靠自己 方 方 (41)
- 一个女作家的文学风景 於可训 (45)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	迟子建 (58)
呼啸中的风景	陈应松 (63)
追寻认识方方的踪迹	何镇邦 (78)

〔从维熙〕

对镜六描	从维熙 (85)
致维熙	张光年 (95)
艮	刘心武 (98)
蹲在电话里的维熙	冯骥才 (105)
说老从	莫言 (110)
从维熙二三事	何镇邦 (116)

〔张 宇〕

民间艺人	张宇 (123)
小说就是小说	孙荪 (126)
渐入佳境	李佩甫 (139)
小说张宇	何向阳 (144)
“一笔两画”，说张宇	安琪 (158)
“不装神弄鬼”的张宇	何镇邦 (163)

〔冯骥才〕

以假当真	冯骥才 (171)
灿烂的笑容	王蒙 (177)
骥才的才	李国文 (180)
解读冯骥才	吴若增 (185)

艺术天空的闪电	赵 玫 (201)
---------------	-----------

〔韩静霆〕

我是矮子	韩静霆 (215)
感觉韩静霆	张同吾 (221)
韩静霆其人	韩作荣 (225)
略说韩静霆	朱向前 (234)
文坛奇才与矮丈夫	何镇邦 (240)

后记	何镇邦 (247)
----------	-----------



王安忆

“名家侧影”这个栏目已经陪伴广大读者走进第四个年头。我们把目光第一次转向黄浦江畔，转向现当代文学的另一个重镇上海，推出一组关于女作家王安忆的文字。

王安忆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成长起来的作家。二十年来，她由一位刚刚学步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女作家，而且以其不倦的艺术探求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独步文坛；她又是一位不事浮饰、不做作、不浮躁的女作家。她以其人品和文品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惟其如此，我们才约请熟知她的几位文友一起来聊聊她，其中有实有虚，但都聊出了真情实感，想必读者诸君是会喜爱的。

我是一个匠人

·王安忆

近年来，写作变得日常化起来。不像往年，猛写一阵，再猛歇一阵。而是天长时久，天天都写。猛写一阵是写不动了，自己觉得每日的能量都有限，汲取完了，再硬要汲取，上来的便只有泥沙。到了第二日，淘干的井里，就又涌出了新水，又够写一段的。猛歇一阵呢？也不行了，觉得这一阵无聊，空虚，无所事事，还是想写。再讲，因不能猛写一阵，时间上也不够猛歇的了。所以，就只得将猛写和猛歇平均分配于日复一日。

这样的有节律的写作，就必是在一种

冷静和清醒的状态底下，着意的是具体的东西，相当技术化。其实，等到落笔的时候，抽象的东西已经奠定好了，余下的统是具体的工作。比如，如何刻画人物的脸，这是比较困难的工作。汉语比较虚、含蓄和含糊，用来写实，很难找到贴切的字词，而我又以为人的脸特别需要具象地表现。脸是一种神奇的天物，当我要写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脸一定不是虚构的，而是实有其脸，我从现实中找到一张脸送给我的。假如不是亲眼看见过这张脸，我真地无法设想它的微妙之处。它提供的内容是那么丰富，有一种可以自己滋生与繁殖含义的机能。同时，正因为亲眼看见，才感到描写它的极大困难。就算我自以为已经描绘对头了，别人也不一定就能够如我一样看见。文字实在是太抽象的物质，而且粗疏得很，许多细微的东西都从它的网眼中遗漏下来。我又不愿意使用过于艰涩的冷字，那就更抽象了。日常的熟字在频繁的通用中又有了约定俗成的意思，有了陈规，也有问题。但我还是情愿用熟字，熟字的含义单纯些，于是也确定些，用它描画具象的事物也略微准确一些。有了一张生动的脸，人自然就有了音容笑貌，举止也生出来了。还有口音，也是重要的。人物说什么口音？口音是有性格的，而且很鲜明。同是苏北话里，盐城话就比较“质”；而扬州话，则是妩媚和俏皮的，带些女腔。北京话和上海话都俗，带习气，前者是官俗，后者是民俗，不同。四川话和宁波话都是爽利风趣，腔也不同，前者曲折婉转，后者粗放硬梗。要用文字写出这些乡音无计可施，许多音和韵都无字以代。可它们又很重要，说这样的腔和那样的腔，天壤之别。文字的读音又是一个限

制。写作，就是在挖掘文字的能源，点点滴滴，角角落落。

情节的发展需要小心翼翼地对待，稍不留神，就偏了。开始时还不难，因大致的方向还看得清，心中有数。最容易出差池的，是走到中途，此时最难了解全局，有些人在事中的意思。再坚持一会儿，走出来，局势又渐渐明朗了。人物的登场一定要慎重，人要少一些，人人都需价有所值。人物的关系也是，尽力要单纯，但资源要雄厚。尤其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更要精简。尽可能少有人名，人名又是一桩虚物，特别容易“有名无实”。万不得已需要起名，也要好好地起，要起那种“大路”的名字，千万不要文艺腔，像是笔名或者艺名的那种。所以最好是真实的名字，真实的名字是真好，经过了使用，就蓄积了历史。尤其是那些劳动的人民，他们起的名字，最率真地表达出他们的生活愿望，以及对汉字的朴素理解。这种名字有文艺家想不到的好处，它是活的，已经生活过一段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情节。再说情节，最好的情形，是将情节逼到狭路上去，只有一线宽的缝隙，看你怎么挤过去。情节就得沿了一条狭路前进。但这个“狭路”不是指“独辟蹊径”的“蹊径”，不是旁门别道出来的，而是从“大路货”的“大路”上走出来的。有时候，写，写，写，不知不觉地写流畅了，这其实不好，我称之为写“泻”了，肯定走偏了，再回头重写。最不能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肯定不对，是最差的状态。事实上，只有一种可能性。这有些像黑夜里走路，摸摸索索的。许多细节都会影响你的判断，最可能的是材料。所拥有的材料往往富有魅力，蛊惑着你。但这些具体的、现成的材料因为太具个性，便很难成为发展的逻辑中的一环，它们比较孤立。所以就要学

会忍痛割爱。一些好的词句也会削弱判断力。别看它们只是些词句，却会颠覆整个结构。它们有些像蛀虫，有腐蚀性，在不经意中拨动了方向。人物的性格是要紧紧盯着的，不可有半点疏忽，甚至可作些机械的操练：假设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会怎么做；在那样的情形下，他们又会怎么做。还可以用排除法：他们不会这样，也不会那样，于是，余下来的那种，就非他们莫属。这是最根本决定情节方位的条件。

情节的布局要均衡。哪里有关隘？铺垫到何样程度？收尾是渐收，还是顿收？伸出去的枝蔓是什么样的疏密度和形状？这里面有个黄金分割的原理。情节的转折有时并不在于事情变化的本身，而是准备的程度。程度到了，变化自然就形成了，这就叫“演变”。在此过程中，必须要耐心，坚韧，这又有点像跋涉。有时候，我会下硬性规定，不写满两页白纸，休想抵达那个转折。这两页白纸，可真是熬煞心血了。收尾时也这样，再急着停笔，也得悠着，写，写，写，写上三千字，才可稳稳地着陆。有时候，情形正相反，一切都要比预计的提前，因为局势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样，事情整个儿地都向前推了一步，紧凑或者急骤。布局缩紧了，加密了，笔触因此变得繁复，琐细。这就更要注意分布匀称。这活儿很精细，必须慢工才行。布局是成片状的面，最好是三维立体的空间，但是却是以时间的一维的方式表达。所以叙述的前后顺序、形式、节奏，就变得至关重要。当然，这还关系到阅读的美感。我比较倾向长短句的格式。七律、五绝，太整齐，节奏就单调了。不让节奏单调，就要避免太过流利。一流利，写顺了嘴，就会变得像数来宝似的。这样

说，并不是在说写诗，我还是在说写小说这一件事。小说的散漫的、实用性很强的语言，内里也是有着格律的，不相信便读读看。还有，尽可能地用口语的、常用的、平白如话的字。这些字比较响亮，有歌唱性，《诗经》中“国风”的那种，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也有点那意思。这关系到整篇小说的气质，世俗里的诗意。

事情就是这样琐细平常，千头百绪，一步不到，便失之万里。虽然是创造虚无的东西，但又是再具体不过的工作。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部前苏联的电影，描写芭蕾舞团的故事。芭蕾舞团演出时，台侧的幕条间拥挤地拥着业务人员，演员从前台跳下来，一进幕侧，立即是一幅筋疲力尽的样子，喘息不定。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推拿医生按摩他的背部和腿部的肌肉，化妆师上前揩汗补妆，服装帮他系扣整衣，剧务、场记，向他做些简短的提示。音乐一到，他一抖精神再上场去，舞台的正面则是一幅绚丽的图画，是人间的仙境。这场面特别叫我感动，艺术者就是这样进出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非现实的。在现实的世界里，充满了具体的、琐细的、操作性的劳动，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量都很大的世界。非现实的世界量要小得多，但它是质优的世界，它辉煌灿烂，集中了物质存在的精华。为了进入它，人们必须像一个勤劳的、刻苦的、严谨的工匠那样不懈地工作。

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匠人。

1999年10月21日

永远的雨

——我认识中的王安忆

陈世旭·

——

一九八〇年四月的一天，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确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来，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七年深冬。我所在的农场两派斗得厉害。我因为是逍遥派，有了中立的色